

契 普 林 著

春 洪



契 普 林 著

春 洪

四 幕 六 場

林 耘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春 洪

契普林著

林松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838) 字數: 66 千

開本 317×437 1/32 印張 4 插頁 5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700

定價 (6) 0.47 元



第一幕第一場 奧麗加与達里揚諾夫（莫斯科
蘇軍中央劇院演出）



第二幕第二場 維克托羅夫与巴
爾苏柯夫(莫斯科苏軍中央劇院演出)



第二幕第三場（莫斯科蘇軍中央劇院演出）



第三幕第四場（莫斯科蘇軍中央劇院演出）

Ю. ЧЕНУРИН

ВЕСЕННИЙ ПОТО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4.

內 容 說 明

這個劇本是蘇聯近年來獲得好評的劇作之一。主題是反映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以一個運河工程的工地為背景，工程的領導人巴爾蘇柯夫最初給人的印象是：積極、勇敢、有創造性、有責任心；但後來他犯了一系列因嚴重的個人主義而造成的錯誤，他自私自利，好大喜功，因為濫用炸藥，浪費了國家資財，而且延誤了工程的進展。他的工作作風表現得也很壞，強迫命令，脫離羣衆，欺騙領導，抗拒黨的組織，結果使工程遭受春洪的威脅，並造成工人死亡事故。黨委書記達里揚諾夫看出他的錯誤，不斷向他進行鬥爭。黨委書記熱愛羣衆，團結羣衆，是真正為工程的利益而奮鬥的好榜樣。本劇對端正建設思想，培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有良好的教育意義。

登 場 人 物

巴爾蘇柯夫·阿列克謝依·司杰潘諾維奇(阿遼沙)——草原區運河及水電灌溉工程建築辦事處主任。

達里揚諾夫·尼格萊·伊凡諾維奇(柯里亞)——該辦事處總工程師，後為該辦事處黨委會書記。

奧麗加·費道洛芙娜——達里揚諾夫的妻子，醫生。

列凡尼道夫·安那托利·別森奇克托維奇——先為技術科科长，後為代理總工程師。

維克托羅夫·謝苗·伊萬諾維契——運河工程局局長。

焦敏·查哈蘭·斯契汗諾維契——掘土機駕駛員。

謝洛格拉淑娃·安東尼娜·謝妙諾芙娜(陶妮姬)——混凝土澆灌女工。

希爾根·費道爾(費加)——掘土機駕駛員，過去曾做過食堂招待員。

鳴麗亞——電鋸女工。

舒拉柯夫·伊萬·雅各武萊維奇——工地主任。

巴汶——領導該工地的工程段段長。

席普諾夫——掘土機隊的隊長。

特卡契——通信站站長。

斯比茨恩——汽車司機。

庫里茨恩——喝醉酒的汽車司機。

汽車隊隊長。

特拉汶·普羅柯帕·阿尼蓋依契——集體農莊莊員，哥薩克。

卡傑琳娜(卡珈)——特拉汶的女兒。

赫掠西·綏拉非姆·普拉東納契——集體農莊莊員，哥薩克。

集體農莊主席。

謝妙諾夫娜——食堂工作人員。

卓婭——巴爾蘇柯夫的女秘書。

機械員。

建築工人們。

集體農莊莊員們。

第一幕

第一場

一幢新落成的房屋中的一個房間。一個屋角裏擺着一張桌子，另一個屋角裏是用床單當帷幕擋着的床。夜裏。听得見風的呼號。達里揚諾夫坐在桌子後面。他的面前展開着一些設計圖樣。無線電收音機開着，播送出輕輕的音樂。敲門聲。

達里揚諾夫（低聲地）請進，請進。

特拉汶和赫掠西上。特拉汶是個憂鬱的上了歲數的人，赫掠西是個瘦高個子的活潑的哥薩克，六十來歲。

哦，有羊皮外套嗎？那好極了！（拉開帷幕，小心地喊妻子醒來）奧里亞！奧柳斯卡！^①（搖她）奧里亞！

奧麗加（坐起來）啊？什麼？

① 奧里亞、奧柳斯卡都是奧麗加的愛稱。

達里揚諾夫 是我，奧里亞，对不起。

奧麗加 出了什麼事啦？

達里揚諾夫 離這兒不遠的那個……集體農莊裏……有一個女人病了。

奧麗加 又要出診？連夜去嗎？

特拉汶 我老婆……病倒了三天啦……

達里揚諾夫 一定得去，奧里亞……

奧麗加 好吧。我一大早……

特拉汶 要是天不亮人就死了——那你就對不住自己的良心了，大夫。

赫掠西 你別這麼吓唬人，普羅柯帕·阿尼蓋依契，得好好兒說，這兒不是醫院。

達里揚諾夫 奧麗加·費道洛芙娜一會兒就出來。等她穿上衣服。

赫掠西 我把雪橇上墊的禾草都抖弄過了——簡直跟鴨絨褥子一樣！

赫掠西與特拉汶下。

達里揚諾夫 穿上衣服吧，奧里亞。

奧麗加 我說過了，早上去。

達里揚諾夫 （忍耐地）你這就去吧。

奧麗加 不，我不去！

達里揚諾夫 別叫喊。人家都睡覺了。

奧麗加 你倒心疼別人！……（突然地）好，我去……（捲上帷幕）

達里揚諾夫激動地驚，聽見了嗚咽聲，掀起了一點帷幕，奧麗加坐在床上，把臉埋在枕頭上，在哭。

幹嗎你要……把我弄到這兒來？

達里揚諾夫 奧里亞！……

奧麗加 難道這就是生活？我連好好兒睡一晚上的權利也沒有。

達里揚諾夫 奧麗契卡^①，這只是我們開頭的第一步呀。

你真的連這一點都不明白？（稍停）唉，奧里亞，奧里亞，你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奧麗加 不認識我了嗎？我變了樣兒了嗎？（生氣地）我自己也不認得我自己了。我鏡子都不敢照：我像個什麼人啦。（突然地）我回家去！管你願意不願意！（迅速地穿上衣服。）

達里揚諾夫 難道你不知道，建築工作者永遠是到荒野裏來的第一個？難道你不知道，我的一輩子，都這麼，都這麼注定了？

① 奧麗契卡也是奧麗加的愛稱。

奧麗加 這種日子我過不了，擋就擋着這麼塊倒楣的床單。睡覺不能脫下衣服，還老得聞這股子臭煙葉子的味兒。（稍停）你總有道理，可是我受不了。受不了，你得明白！戰後這些日子我好容易才緩過口氣來……

（下。）

靜場。開門聲，巴爾蘇柯夫上。

巴爾蘇柯夫 可以進來嗎？您好啊。

達里揚諾夫 您好。（定睛一看）阿列克謝依嗎？（高興地叫）

阿遼沙① 巴爾蘇柯夫！（跑過去迎接他。）

巴爾蘇柯夫 是他，是他，是他這個該死的傢伙！（兩人擁抱）唔？

達里揚諾夫 唔？

巴爾蘇柯夫 瞧你，瞧你，樣子多神氣。（抱起了達里揚諾夫，旋轉着他。）

達里揚諾夫 阿遼沙，鬆手！鬼東西！壯得像頭牛。

巴爾蘇柯夫 （擁抱着達里揚諾夫的肩頭，唱）

我的同團的戰友們，
你們現在在哪兒……

達里揚諾夫 那麼說，你也打過仗了？

① 阿遼沙是阿列克謝依的愛妹。

巴爾苏柯夫 可不是！（敞開皮大衣）子彈害怕勇敢的人。

達里揚諾夫（笑）当然囉，你滿胸膛都戴上了這樣的鎧甲嘛，

巴爾苏柯夫 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担任排長。戰爭結束的時候，我担任工兵团的團長。

達里揚諾夫 後來就離開了軍隊嗎？就這麼輕易地埋沒了你自己的軍事天才？

巴爾苏柯夫 調去在廢墟上重建德聶伯河水電站。在那兒得了一顆列寧勳章。

達里揚諾夫 你的胸脯子反正很寬嘛。

巴爾苏柯夫（得意地）最近這兩年搞領導工作。他媽的，差點兒沒有讓那些公文紙兒把我給壓得透不過氣來。

（稍停）你怎麼樣呢，米高拉^①？

達里揚諾夫 我也打過仗。幹過游擊隊。後來參加了波羅的海沿岸那些港口的恢復工作，還在諾伏羅西斯克的水泥廠裏工作過。

巴爾苏柯夫 哎呀，柯里亞^②，光陰真是跟流水一樣。瞧——我們這又碰上啦！

① 米高拉是尼格萊的古代鄉下人帶土音的稱呼。此處帶有一些親近的玩笑的口吻。

② 柯里亞是尼格萊的愛稱。

達里揚諾夫 又碰在一起啦，阿遼沙。

巴爾苏柯夫 （整了整衣服，玩笑地）阿列克謝依·司杰潘諾維奇·巴爾苏柯夫。草原區運河及水電灌溉工程建築辦事處主任。

達里揚諾夫 （高興地）你是我們這一區的首長啦？

巴爾苏柯夫 那末你呢？

達里揚諾夫 總工程師。

巴爾苏柯夫 讓我在你这兒住下吧。

達里揚諾夫 帶伏特卡了嗎？

巴爾苏柯夫 有白蘭地。

達里揚諾夫 來乾一杯。

巴爾苏柯夫 讓我先把大衣脫了。

達里揚諾夫 不忙脫。先倒酒吧。

巴爾苏柯夫 （從手提箱裏取出一瓶酒來）还是在莫斯科我就知道了，你是這兒的總工程師。所以我才挑了這個區域。
（斟白蘭地）哪，爲天父、爲耶穌、爲神明領受了這一杯聖餐酒吧。①

達里揚諾夫一飲而盡。

① 這句話是在教徒向主懺悔後的第二天，神父遞給他一小杯葡萄酒的時候說的，這裏是作爲玩笑。

尼格萊，……你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達里揚諾夫 就在你到這兒的五分鐘之前，我跟老婆倆

……（稍停）吵了幾句嘴。她打算要離開我。

巴爾蘇柯夫 她是個什麼人呀，那麼勇敢？

達里揚諾夫 大夫。

巴爾蘇柯夫 啊！想活到一百歲哪？你太貪啦，這就是上

帝給你的處分。（認真地）你这是怎麼搞上的？女大夫

們是很懂得愛情的。根據個人的經驗，我知道。四三

年我在軍醫院裏躺過些日子。我在那兒也有過一個。

嗨，他媽的！這一個女人！

達里揚諾夫 （愁苦地）你說，你有過一個？可是我呢，一

輩子就只有這一個。（稍停）你怎麼沒跟她結婚呢？

巴爾蘇柯夫 因為戰爭。戰後就沒見她的影兒了。再說，

尼格萊，哪怕是最最有趣味的書。我也是從來不讀第

二遍的。（稍停）喂，你說的是真話嗎？她要走？你是

個男子漢大丈夫，她算個什麼，傻瓜，瞎子，不是嗎？

她擺什麼架子？（稍停）你愛她嗎？

達里揚諾夫 沉默不語。

那就更糟，尼格萊。（活潑地）我給你們講和。真的，

我來給你們講和！你聽見了嗎？

達里揚諾夫 那可好！（換了個話題）你这是從工程局來的